

再版前言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伟大的长征，红色铁流席卷大半个中国，谱写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相继经过、转战、驻留在川西北地区（含阿坝州全域）的时间长达16个月。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英勇的红军挑战人类生存极限，数次翻越十余座巍巍大雪山；在极端困苦条件下，数次穿越茫茫水草；红军模范实践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各族群众的倾力支持下，建立各级革命政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关头，相继召开十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等重要会议，促成了红军的团结，提出北上抗日等重大战略方针，完成了伟大的战略转折。被毛泽东誉为“牦牛革命”，永载史册，彪炳千古。

为了还原再现这段历史，1981年，阿坝州成立了“中共阿坝州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抽调精干人员专门抢救、挖掘、整理这段史实。历时两年，1983年起，以内部资料方式出版了12期《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用于长征历史研究和参考查阅，达到了存史、资政、育人的目的，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入川过阿坝80周年，为了更好纪念红军伟大的壮举，在阿坝州委的关心指导下，州委党史研究室会同各县委党史研究室在忠实原版本的基础上，对1983年版的《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进行重新校订，以内部资料方式再版，以满足广大党史工作者、爱好者和干部群众的需要。

读史明志，读史养德，让长征精神永驻心间，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中共阿坝州委党史研究室

2015年9月

目 录

前 言	(1)
铁流进独曲 烈血洒则柯	
——记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过壤塘	(3)
附照片 (1)	(3)
红鹰向北上 展翅越壤塘	
——记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过壤塘	(7)
附照片 (2) 红二方面军曾经过的西穷寺	(8)
附照片 (3) 藏民永丹在此护送红军过河	(10)
筹粮历艰辛 激战围堵塘	
——记红四方面军驻金川留守部队	(12)
附照片 (4) 围柯沟口第一次阻击地点	(15)
壤塘县留下的红军情况 (附件一)	(16)
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途经壤塘地区地名对照 (附件二)	…
	(16)
编写《红军长征过壤塘》的资料来源 (附件三)	(17)
附照片 (5)	(18)
附照片 (6)	(19)
编后语	(20)
另附二图《红军长征过壤塘路线图》《围柯沟战斗示意图》	…… (22)

前 言

壤塘县位于阿坝藏族自治州西部，北靠青海省班玛县，南与金川县毗连，东及东北与马尔康、阿坝两县接壤，西和西南与甘孜州色达、炉霍、道孚县为邻，是四川省、阿坝州极为边远的草地县之一。一九五三年解放以后，在该地区分别正式成立了“壤塘县工作委员会”和“壤塘县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国务院第八十一次会议将原绰斯甲县的色尔坝地区、上寨区、甘孜州的杜柯区同当时的南木达区合并，于一九五九年正式成立壤塘县，驻地南木达。一九六〇年春迁至岗木达（现壤柯镇）至今。一九六〇年后，经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除了将色尔坝区划归甘孜州色达县外，其余即是现在壤塘县的行政区域。总面积六千六百平方公里。全县辖三区、一镇、一个国营牧场。总人口二万八千一百六十五人（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数）。境内主要居住着藏族。

壤塘，在历史上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体制，而是由以教代政的统治势力分割占据的地区。一九三六年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时，壤塘，仅指现中壤塘一带，由撮尔基、藏尔底、择布基三部落管辖。中壤塘寨以上的麻苗、卜尔渣、仁棚、芒尔盖则是青海俄洛下属的阿石穷部落管辖。以上的查卡又属松岗土司茸岗甲尔吾管辖。中壤塘以下的昔郎属阿坝华尔功臣烈管辖。其余地区除绰斯甲土司管辖的以外，均属阿西部落管辖。解放前，壤塘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封建农奴社会的压榨和反动土官、头人的剥削，长期以来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

一九三六年六月，红军未到达壤塘之前，在反动的土官、头人、喇嘛、活佛的造谣欺骗和煽动胁迫下，全县藏民将所有财产和物资坚壁起来，赶着畜群，纷纷逃往偏僻的深山，村村寨寨渺无人烟。只有上寨地区少数群众未

出走。绝大部分群众未能亲眼见到红军的大部队并同红军接触。由于国民党刘文辉部、马步芳部冒充红军，干了不少坏事，群众分辨不出真假，对红军就更不可能了解。加之，红军北上过壤塘，经过、停留时间不长，无法开展群众性的宣传、组织、教育工作，建立该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因此，征集红军过壤塘的史料，就显得十分困难。红军所留历史文物，由于大多书写在墙上，当时群众不识汉文，对其重大意义不甚了解，天长日久，日晒雨淋，不少文物早已风化、遗失。

一九三六年七月下旬，红军大部队离开壤塘后，藏族群众才陆续返家生产，至此同掉队的红军伤病员才有所接触，并有了一定的认识 and 了解。这份史料，绝大部份真实地反映了这段时间群众所看到的红军的情况，以及想法、认识和回忆，是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北上过壤塘的真实记录，是广大红军指战员高风峻节、爬山涉水、艰苦卓绝、历尽千难万险、千辛万苦的历史见证；也是我们在建设“四化”的今天，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

铁流进独曲 烈血洒则柯

——记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过壤塘

一九三六年七月初，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召开了有两军领导干部参加的甘孜会议。会上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无情地揭露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坚持和维护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红军的团结，肯定了北上抗日的正确方针。至此，张国焘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终告失败。



①红二方面军长征北上过壤塘时曾穿越过壤摇沟，并从此地出发到西穷寺。图为两山之间的壤摇沟口。

会后贺龙按照朱总司令的意见，以向二、六军团介绍过草地经验为理由，把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从张国焘那里要了过来。七月二日，接中央军委电令：原红二军团总指挥改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二军（由二军团改称）、六军（由六军团改称）、三十二军。在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的率领下，七月上旬，从甘孜陆续北上。六军为二方面军前导，经色达地区太吉岭、日清草地，进入我县塘摇沟。

六军未到达之前，二方面军事先派出了先头部队（骑兵部队）在前面探路。先头部队在西穷寺上面的日拉滩涉过杜柯河，后在西穷寺住了五天，为后续部队做了详细的方向路标。标记有两种：一是用黑炭和锅烟墨在岩石上划箭头，有的箭头下还注有字。经当地藏民后来询问来壤做生意的汉人，才知道大概意思是：“某某部队已通过，某某部队火速跟进”。另一种是用小石子在路上摆箭头符号。先头部队从西穷寺出发后，分两路沿杜柯河两岸到了鱼托寺，在鱼托寺又住了七天左右，为后续部队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最后沿鱼托寺旁边的鱼郎沟翻山进入则柯（阿斯玛沟），向阿坝方向前进。另有少数先头部队，从鱼托寺沿杜柯河而下，在吾克基下面的约郎沟进沟翻山，经南木达向阿坝北进。

北上，给二方面军带来很大的困难。所经地区，海拔都在三千多米以上，空气稀薄，气候多变，人烟罕及，荒凉冷落，道路崎岖。由于部队人多，粮食不足，筹粮又十分困难。御寒、防雨的衣服和帐篷缺乏，加之已经长时间的连续行军，转战千里，体力受到严重消耗。为了顺利通过草地，部队严格地节约粮食，互相调剂，没有粮食便发动大家挖野菜、煮牛皮。尽管这样，饥饿仍然是巨大的威胁。在壤塘短短的几天中，又苦又涩的野菜常常成为主要的食品。为了战胜困难，挥戈北上，顺利走出草地，部队党组织不断进行着政治思想工作。提出“走出草地就是胜利”的战斗口号，并合理安排了行军中的前卫开路 and 后卫收容工作。全军指战员，上下同甘苦，共患难，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发扬高度的阶级友爱和团结互助精神，忍饥挨饿，露宿风餐，战胜了一切困难。许多女战士也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男同志一道，顽强地向北进军。

后续部队（六军）雨行露宿，幕天席地，历尽千辛万苦。终于七月十一日从我县境内塘摇沟出发涉过独曲河（杜柯河），顺河而下，到达西穷寺。由于反动土官、头人的欺骗宣传和煽动，这一带藏族群众绝大多数对红军不

了解。在土官、头人、喇嘛的胁迫下，群众逃避一空，还不时偷袭红军。许多物资、粮食都驮运到边远隐蔽的深山岩洞里，或藏在家中的夹壁墙里，或在牛圈、野外挖地窑坚壁起来，牲畜也全部赶走，给部队寻找给养，筹畜筹粮带来很大的困难。六军刚出塘摇沟就开始断粮，原想到西穷寺筹粮，但该地又无粮可筹，饥饿的死神严重地威胁着广大红军指战员。面对饥饿和疲劳，指战员们开始采集野菜充饥。十三日，六军经鱼托寺翻山，行军一百二十余里到达绒玉（大地名：指青海、壤塘北面交界处的大部份地区）。部队没有粮食吃，全靠野菜充饥，广大指战员又一次克服了饥饿的威胁，次日在绒玉休息，没有寻找到粮食，仍以野菜维持。十六日上午出发，沿河而上，下午到达玉楼（玉偶）。全军上下几天来都以野菜充饥。十七日离开壤塘，向阿坝地区的亚尔郎古进发。

二军、三十二军于七月十二目前后，从甘孜、普乙隆、朱倭一带随六军之后北上，五师和六师走在大部队的最后面，任务是堵住追击的敌人。关向应同志和最后面的部队走在一起，有时跟着五师，有时又跟随六师。关向应同志身上背着个小口袋，装着指挥部给他的挂面，他一到师里，就拿出来让大家吃。一个人几天的粮食，一次就被大家吃光了。正因为五师和六师是后卫，加之前面大部队走到壤塘以后，天天顿顿都是野菜充饥。轮到五、六师，不言而喻，困难之大是可以理解的。关向应同志也同战士们一起，靠采集野菜充饥。有一天晚上，关向应同志趁着银色的月光，在一批红色指挥员中就缺粮问题进行政治鼓动：“……我们是工农的武装，同生死、共患难的队伍。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困难。派出去寻找牛羊的队伍，赶明天就会回来，可以设法调剂、补充给养的。”由于部队的帐篷很少，六师师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两个人才有一个布单子，根本无法挡住风雨。四方面军送给关向应同志一顶帐篷，他让战士、警卫员、大师傅、饲养员跟他住在一起。能挤下多少人，就睡多少人，“以挤满为原则”。总指挥部给关向应同志的马，他从来不骑，总是让给伤病员骑。

在这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广大指战员严格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虽然大部队在西穷、鱼托两个喇嘛寺逗留数日，前后经过几次部队，但秋毫无犯，寺庙完好无损。直至解放以后，西穷喇嘛寺窗上的玻璃仍然保留。群众虽已逃往深山，无群众工作可做，红军宣传人员忍饥挨饿，不顾疲劳，坚持宣传红军的主张和北上抗日的意义。他们在石上、房墙上书写宣传

标语，草地上用小石块镶嵌标语。据群众返回后所看到的情况：大部队走后，还有许多掉队的红军路过这里。前后时间将近一个月左右，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相互帮助，继续前进。掉队的红军战士，有时要求在寺院住宿。未得到寺院和尚的允许，他们是不会强行住进寺庙的。藏民看见一些伤病员走过，不少人产生了怜悯和同情心理，有的给糌粑；有的送酥油；有的给牛奶。红军伤病员也再三感激，连声说：“谢谢！”据在鱼托寺出生的原上社柯供销社主任依木滚（男，63岁）回忆：“由于当时自己人小，出于好奇心理，我过路时对死去的红军的尸体数了一下，从鱼托上面一公里处的容木达寨子到鱼郎沟口，死了五名红军；从鱼郎沟口到沟尾这十几里路路边上就死了六十一名红军战士。掩埋了的、未在路边的，我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据南木达大队壤木准（女，73岁）回忆：“红军走了以后，我在返回南木达，路过阿斯玛沟时，亲眼看到沟的两边死了很多红军。他们是一堆一堆围着火堆死的。有的锅里还有煮熟了的野菜，没有吃就死了；有的吃了一些，还没有吃完就死了；有的死了后手上还端着剩有野菜汤的碗。像这样死去的，大约有三十多个堆堆。每个堆堆都有那么七、八个人。”按此计算，仅则柯一带，牺牲的红军至少也有两百多人。南木达地区不少群众普遍反映，估计红军经则柯，不是野菜中毒死亡；就是得了什么传染病牺牲的。据说南木达地区的吉奶寨，有一家就是因为拣了红军的东西，用了红军用过的东西，得了红军一模一样的病，后来没多久全家都死光了。

二方面军经过壤塘只有短短的几天，仅仅过了一下路，为了壤塘的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就有几百名红军战士光荣地躺在壤塘的土地上，付出了巨大的血的代价。

红鹰向北上 展翅越壤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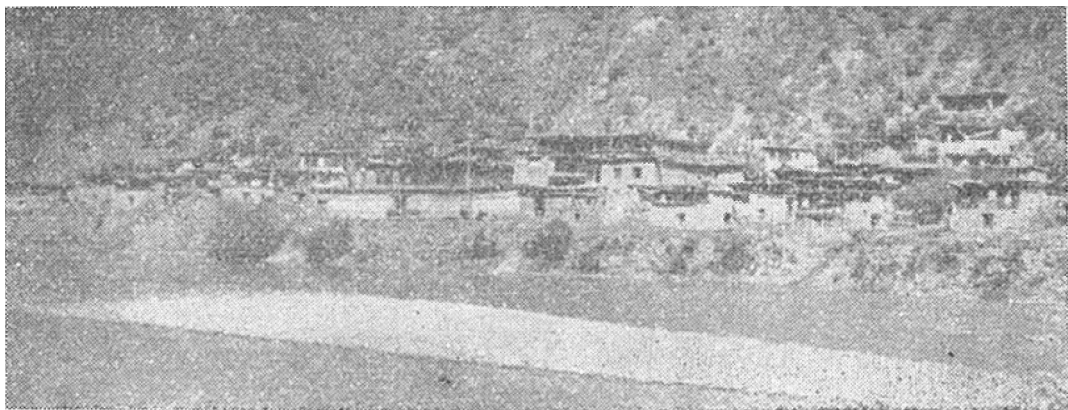
一记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过壤塘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到了甘孜的炉霍以后不久，消息就传到了壤塘。各寺院的活佛、喇嘛，人人心慌意乱，个个神情紧张。有的念经、有的求神、有的掐诀、有的卜卦，掐算红军会不会来壤塘，以便作好安身的准备。中壤塘撮尔基寺院活佛仁青扎巴，他算到“汉兵”肯定要到壤塘来，预感到灾祸将临。便动员院内所有僧侣，加紧准备，夜以继日地作外逃准备。不久，仁青扎巴第一个提前向边远深山出逃。出逃前还散布了不少谣言。中壤塘的另一个寺院，藏洼寺活佛贡嘎彭措也进行了掐算，算的结果是“汉兵”不会到壤塘。他原打算不跑，并在寺内住了一段时间，后听说汉兵已到章腊，才不得已带着财产和牛羊，仓惶出逃。各寺院相继传出谣言，什么：“‘汉兵’来了要抢东西，要杀人，要烧房子，还要抢女人……。”煽动群众同红军对立，胁迫群众外逃。于是，人心慌乱，惶恐不安。人们提前薅完了庄稼地里的草，赶着牛羊，向深山老林，边远山洞，四面八方奔跑。

就在红二方面军从甘孜等地陆续出发北上的同时，红四方面军也从甘孜、炉霍、绥靖等地分头向北进发。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红四方面军总部部分机关及三十一军九十三师等从炉霍启程，经尖人达、麦地、申会等地，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色达县的牛角沟驻扎。六月二十五日下午，部队接到“向杜柯方向前进”的出发命令。次日，部队从牛角沟出发，沿沟上行，翻越色达同壤塘交界的海拔4889米的扎格海格山，进入壤塘境内的俄尔柯一带，下山行至有森林的地方露营。六月二十七日凌晨六时出发，沿俄尔柯沟下行，从沟的左边上山，经俄拉、壤古、马来，到修卡宿营。这天上午，天气晴朗，下午天气突然变化，

下了一阵雷阵雨。在此，红军休息了两天。宣传人员在寨子的房墙上书写了一些标语（由于年辰已久，风雨冲刷，至今已风化）。晚上在河滩边，组织了一次盛大的营火晚会。六月三十日，天气很好，晴空万里。部队上午七时出发，沿杜柯河而上，经过雪依，越过曾克寺木桥，翻山经嘎窝寨、紫寨到章腊沟，当晚在章腊沟中间的一个寨子宿营。同时还找到了一个藏民作向导。七月一日上午七点钟，进斯盖德沟，翻山向中壤塘寺前进。山峦起伏，渺无人烟，山顶阴凹处还残存有厚厚的积雪。因转了路，行程百余十里，至晚上十二点钟，才到达中壤塘还有七、八里地的独隆小寨（原有住房，现已垮塌）露营。晚上大雨滂沱，广大红军指战员夜不能眠。七月二日上午，冒着阴雨移至中壤塘。在此居住了十一天时间，召开了一些会议，研究了一些问题。在此期间，红四军一部、九军、总部其他机关及红大陆续到达中壤塘，为了顺利通过阿坝草地，动员了不少部队沿则曲河左岸下行数十里以外开展筹粮、筹备工作，并将筹到的一部份粮食运回中壤塘。集中了很多家的手磨和门板，在现今牛桑居住的房子内，推成糌粑面，以备充饥。临行的头一天，在刑木达红军一个师的师部驻地外面的草坝里（大草坝），演出了一场文艺节目。次日（七月十三日），部队从中壤塘出发，沿则曲河下行，从刑木达寨的昔郎沟口进沟，到萨玛尔（今红土寺）宿营。七月十四日凌晨五时出发，离开红土寺，翻昂木依柯高山，刚上山顶，就遇到了大风雪，寒冷彻骨，指战员们全身湿透，只好在山下树林里宿营，行程三十里左右。七月十五日，沿雅尔朗沟下行。一路尖石垒垒，道路泥泞，给行军带来了很大困难。下午三点钟左右到达阿坝的麻尔雍一带。



②红二方面军曾经过的西穷寺

待大部队向阿坝进发以后，群众才陆续返家。据中壤塘二大队六十三岁

的和尚嘎尔龚回忆：回来以后，看见在撮尔基寺内的一个墙上，红军用藏汉两文对照书写了宣传标语，大意是：“你们不要跑，我们红军一定要回来。藏汉是一家人。以后我们要团结，生活在一起。”在另一间房墙上，也写有同样内容的标语。藏洼寺、择布基寺的标语，后来在破四旧时给毁掉。以后又在嘎多公社二大队直神庙内略姆住房的板壁上，无意中发现红军用汉文在两块木板上写了不少标语和政治口号，一块木板上的内容是：“打倒帝国主义”、“我们完成准备工作”、“我们是真正的红军”“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工作”。并在文字下边，画有五角星两个。五角星内画有倒转的镰刀斧头图案。另一块木板上的内容是：“我们完成准备工作”、“步枪班担任驻军警戒应注意什么”、“我们对少数民族政治工作是怎样”。红军进入壤塘，沿途都写。石刻了不少宣传标语。在俄尔柯沟尼亚然木底石刻过“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在德果寨热卡沟岩上用红、绿色刷写过其它汉字标语。

阶级之情，谣言是冲不破的。群众返家以后遇上了不少留下的红军和掉队的红军伤病员。通过接触，由对红军不了解转变为了解了一些，也不再仇视红军，并以“佛眼”相看。中壤塘一大队七十五岁的桑勒老人回忆说：“我回到家后，就亲眼看到寨子上还有一部份红军伤病员，记不清有多少。他们没有吃的，病又重，走也走不动。很“遭孽”。也没有人打他们，骂他们。我们还送给了他们一些糌粑、酥油。后来他们顺河而下，撵大部队去了”。凡是接触过红军的藏民都普遍感受到“红军的脾气是相当好的”。类似事情相当普遍，不知凡几。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据中壤塘公社一大队容妮老阿妈回忆：“有一天，我哥哥求洛从牛场到农区弄口粮，在回牛场的路上，现在查托大队沟里的一棵树下，遇到了一个女红军。看样子只有十七、八岁，由于病重，加上饥饿和一路的劳累，快要死了。哥哥把口粮背回牛场后，赶忙转去把她背了回来。他对我说，女红军很“遭孽”。她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说不定她家里还有爸爸妈妈，我们要想法把她救活。从这以后，我们天天给她喂奶子和酥油茶，还请藏医给她看病。她叫什么名子，我们不晓得，平时我们叫她‘甲姆’（意汉族女娃）。后来我们想到这样称呼对她不礼貌，改名为‘甲果’（较尊敬的意思）。一个月左右，她的病渐渐好了。有一次牛场要搬家，搬家时给她好马骑，还拿人给她牵马。她叫我和爱人阿妈、阿爸。我每次出远门，她都惦念着我，有时见我没回来，还要伤心地哭一场。她整整跟了我们四、五年时间。学会了晒青稞、挤奶子、捻羊毛、晒

牛粪等家务事。后来牛场上来了几个做生意的汉人，把甲果骗走了。第二天我们一看人不见了，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她只拿了一件羔儿皮衣裳和两双不好的藏靴，一个五、六斤重的酥油坨。我心想，酥油那么多，大坨的也有，给她新缝的另外三件羔儿皮袄和一件民族衣服也没拿走，走后不知要冷成什么样、饿成什么样啊！从这以后，她是死了还是活着，我们也不知道。”说到这里，容妮阿妈的眼泪夺眶而出，忍不住伤心地哭了起来。这就是藏汉之情，阶级之情的见证。



③藏民永丹在此河上用马护送红军伤病员渡河

一九三六年，大概是七月间，青稞、麦子刚抽穗，南木达地区开始念大经的时候，则曲河水猛涨。红军大部队已向阿坝方向去了，剩下部份掉队的伤病员，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为了抢时间，尽快赶上大部队，来到则曲河边，被洪水拦住了去路。红军立即冒雨跑到了最穷的永丹家（则曲河畔的嘎多寨），恳求永丹借马，并护送他们过河。天下着毛毛细雨，永丹亲眼看见这些掉队的伤病员，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对此情此景，永丹两口打心眼里疼痛，便立即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只有一匹马，过一次只能送一个红军过河去。永丹骑在前面，红军骑在后面，一个一个地送过河。一次又一次地来回护渡。由于河道较宽，时间过长，人畜都疲乏，差点没有完成渡河任务。后来在藏民夏真的协助下（他也有匹马），最终完成了护送红军渡河

的任务。红军临走时，还送给了永丹一双很好的胶鞋。送给夏真一件衣服。红军走了很远很远，还依依不舍地不停地回过头来向永丹和夏真挥手致意。

据调查证实，当时大部队驻扎嘎多时，进行过军事训练，在嘎牙塘的草坝里下过操。红军在中壤塘查托大队一带由于饥饿和疾病，牺牲了上百人；在斯盖德沟尾的山顶上，牺牲的红军战士更多。拿群众的话说：“我们真不忍心细看。”是疾病、饥饿、寒冷、劳累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是艰苦的环境吞噬了我们的阶级弟兄！无数的红军指战员，抱着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雄心迈进，不幸中途倒在这块土地上。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并承担起他们未完成的事业，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

筹粮历艰辛 激战围堵塘

——记红四方面军驻金川留守部队一部在壤塘境内的活动

一九三六年初，红四方面军驻金川留守部队给养遇到了困难。就连伤病员都只能以又苦又涩，只有李子那样大小的雪梨充饥。广大指战员只好整天以野菜度日。在这危急关头，部队于四月初，组织了部份力量，远征西北筹粮。

从金川出发，翻越重重叠叠的群山，走过逶迤曲折的小道，历尽千辛，备受万苦，赶到了二嘎里。但并未筹到多少粮、畜。于是，确定再向西北方向进发。这天，从二嘎里出发到斯甲比。中午时分，狂风大作，沙石飞扬，似有天塌地裂之势。稍停，他们又整队出发，行至下午三点时分，来到桑姆的山腰。此山，怪石嶙峋，山势嵯峨，直插天际，羊场小道，弯弯曲曲地飘于悬岩峭壁之上。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险，三个一组，五个一群，连拖带拉，好不容易才翻过高山，到达了壤塘的斯跃武。当天在斯跃武的河坝吞都宿营。远远望去，星罗棋布，篝火连天。次日，从杜柯河下游沿两岸分头而上，到了薄荷桥邻近的各个村寨。由于大依里桥被宗科反动头人派人烧毁，大河右路部队被拦住去路，为尽快抢渡过河，从附近寨子里找了一些原木，绑扎了两只木筏，经两天两夜往返苦渡，方才到达对岸。再翻越俄古梁子，下山后分两路前进，互相策应，齐头并进。

早在那年的一、二月份，国民党纠集各地的土司头人，大肆造谣，使当地群众惊惶失措，坐卧不安。村村寨寨藏粮隐物，放牛赶马，弄得乌烟瘴气。绰斯甲土司连夜派人给宗科、卧龙头人甲尔瓦容勒和容尔甲翁拖带信，命令他们组织力量阻击红军。于是，当地藏民昼夜不分地赶忙种完了庄稼，到野外躲藏了起来，临时调集的藏兵，在村寨、山头、要塞都设下了障碍。

红军筹粮筹畜不仅困难，在行军路上还不时受到反动头人和藏兵的袭击。

红军进了宗科沟，较为顺利地通过了依冬、热四普、石波、加斯满。可是，红军刚走到依龙沟口，就遇上了一小股地方反动势力的阻击，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阻击区，击溃了藏兵，迅速进占了卧龙各寨。红军在卧龙休整了一天，次日，红军向对门的围柯沟前进。刚进沟一公里多，不到两公里的地方，又遇上了反动头人土兵的阻击。这里，地势开阔、险要，左边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右边是陡峭的高山峡谷，易守难攻。藏兵隐蔽于一塔之处，居高临下，首先向红军射击。红军在不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进行有力的还击。经半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击败了敌人，攻下了该地。反动头人只好带着溃兵落荒而逃。此次战斗，红军牺牲六名，击毙藏兵一名。随后，红军继续向沟中的牛场前进，行至塔尔青处，再碰上藏兵偷袭，红军早有准备，集中火力将领队的头子严木参击毙。使得这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逃之夭夭。后来在围堵塘，红军复与炉霍、阿色玛、中麦、罗科玛前来阻击的藏兵及国民党刘文辉二十四军的一部，接上了“火”。红军英勇顽强，持续作战。虽然部份战士没有枪弹，却挥动大刀同敌人英勇拼搏。前面的同志倒下了，后面的同志继续冲。冲杀声、震山谷。经过三次冲锋，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双方伤亡都较严重。战后，红军缴获了敌人一部份武器，粮食和几百头牲畜。同时掩埋好烈士的遗体，为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献身的谷忠定同志刻制了石碑。碑文是：“谷忠定同志烈士墓。生于湖南省××县。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落款是“红四军×师×团”。就在此地，后来还发现了一块石板，一面是藏文字，一面是汉文，内容是“各族同胞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落款“中央苏维埃政府宣传部”。

红军返回卧龙后，总结、休整了五天时间。这时，宗科沟大部份村寨都住上了红军。绝大多数藏民虽然远避深山，但也有少数藏民暗中靠近山寨，观察红军动静，也有偷袭红军的。一天，十来个红军在磨房推粮，有两个红军在回营途中要经过童塔寨的小木桥，刚走到桥头，藏兵发现后，便向他俩开枪，当场打伤一个红军。另一个红军在不能人、粮两顾的情况下，飞奔回营报信。这时藏兵趁无人之机，下山用刀砍死了这名身受重伤的红军，夺走了枪弹，连夜逃遁了。

红军在返回金川的途中，因赶着牛羊，沿途又有冷枪袭击，进行速度很慢。当行至加斯满到依冬之间的牙儿则塞，又遇上了反动头人的阻击。此地

地势更为险要，左右都是峻峭的高山，人、畜无法通行。一条羊肠小道沿河绕过牙儿则寨，寨子边是水流湍急的宗科河，牙儿则寨又屹立在一座紧靠河边的，象似被刀劈过的峭岩之上。面对这样的险关，红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牺牲，不畏艰险，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数人冲到寨子前，将反动头目盘踞的一座房子燃烧起来。熊熊的烈火，滚滚的浓烟，强大的火力和红军战士的勇敢精神，吓得敌人魂不附体，弃寨而逃。红军胜利地通过了牙儿则寨，向金川方向前进。

红军走后，群众担惊受怕地回到自己家里，很多人发现，红军用了他们的锅碗，仍然归还了原处，有些家里的锅碗还洗得干干净净，有的锅内还剩有红军吃完的野菜连麸面煮的汤汤和白水煮的青稞籽籽。依冬米尔甲家在逃避时，由于走时大意，忘了背走的粮食和两腿羊肉，还原封未动的放在木箱箱上面。红军既未吃也未拿走。据蒲西公社达木滚老人回忆：“红军到了我们寨子，他们没有损坏我们一草一木。他们在我家的锅庄上煮了饭，用了锅碗，却照旧放回原处，临走时还把火堂的火盖得严严实实，生怕烧了我家的房子”。红军遵纪爱民的美德至今在人们头脑里记忆犹新，并广为流传。如：蒲西公社斯跃武大队八十二岁的卓玛特老人回忆说：“听说红军要来，我们虽然害怕，但也没有跑。红军到了我们家里，对我们态度很好，只是语言上双方都听不懂，他们吃不完的饭还拿给我们吃；我们给他们背一背水或背一背柴，都要给我们钱（通用的铜板）。家里养的三十六头牛，一头也没有要我们的”。在卧龙庙里的一个和尚，名叫门金尔，还主动协助红军，为红军带路。一直把红军带到大依里。以后才返回家里。门金尔曾在群众中谈到此事，他说：“红军从不打人，也不骂人，也没有捆我……。”就是掉队的红军也不曾犯过纪律。跃斯武寨仁青等五位老人回忆，谈到了掉队的红军，不辱军纪的一件激励人心的事。有一天，在入底沟的山坡上，发现一个红军，单身一人，在采摘酸野果和“乌泡”吃。这时，这个红军被当地土官的走狗麦尔机发现了，便开枪射击，正好击中这个红军的左臂。该红军受伤后，带着鲜血躲进岩洞。狼心狗肺的麦尔机命令失去人性的尼永，持刀前去搜寻。终于发现该红军隐藏的地方。于是，尼永不问青红皂白，举刀连续向红军砍去。红军战士虽然身上只有一把小刀，却忍受着枪伤的剧痛，奋起用单手和尼永拼命搏斗，纵身跃出岩窝，抓住尼永头发，决心同归于尽。但由于红军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力不从心，被尼永摆脱，摔倒在地，抛进了悬岩下的

杜柯河。红军壮烈牺牲后，发现他只有一个空空的干粮袋，以及用树皮做的饭盒和他帽子里的酸果、“乌泡”。这件事情，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播。掉队红军就是饿死、冻死，也绝不去偷、更没有去抢，广大群众深深感到“红军的确是好人！”

红军才离开宗科不久，国民党二十四军的一部尾随红军跟踪而来。在窝昌沟和围柯沟的交接处围堵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两沟内住着几十户人家，战时村寨安然无恙。随着刘文辉追击红军的部队到来，硬说两沟的群众都是通红军的。于是大肆抢劫，围剿寨子，后用火把西沟的寨子烧得精光，逃掉的群众极少。这些部队到了宗科，干尽了坏事。有一天，在热四普寨，发现有几个偷偷地向一家楼梯爬去，又象在搜寻什么东西。躲在另一家的藏兵用两支明火枪同时射击，当场击毙一个。群众回忆说，这个人帽子上载着的帽徽是圆的，蓝颜色的底子，中间有一个象太阳一样白色的圆点，圆点边缘还有象太阳放出的光芒一样的小尖尖。



④围柯沟口第一次阻击地点

这支筹粮筹畜部队，爬山涉水，翻越高山峻岭，历尽千辛万苦，只筹到几百头牲畜，从宗科赶往金川、来到二嘎里，咆哮的金川河阻隔了去路，只好空手返回金川。据宗科和斯跃武的群众回忆，红军走后，他从二嘎里赶回原有的大部份牛畜。

附件之一：

壤塘县留下红军的情况

沙尔单（藏族名）、男、58岁，不懂汉语。原任过区长，现已退休。现居住在上壤塘雪木达寨。

李万一、男、67岁、湖南人、因病掉队。红军副连长。此人五八年已去逝。

李茂清、男、64岁、因病掉队，雅安营经县人、红军宣传人员。现住茸木达公社琢昆大队。

周连山、男、62岁、原在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营四班，原住我县色尔坝区翁达乡。

旦春兰、女、61岁、原住我县色尔坝区歌乐沱乡。

郑扬富、男、55岁、居住杜柯区章腊乡、六二年已去逝。

李春芳、男、65岁、红军连指导员、原住金川县二岗里公社四夹壁大队，后在县政协任过秘书长。已去逝。

附件之二：

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长征途经 壤塘地区地名对照

一、根据红四方面军总部电台伍云甫同志日记所述地名：

日记地名： 今用地名：

1、浪倘寺 中壤塘寺

2、阿 哥 俄尔柯

3、帐无奶 章 腊

4、三 满 萨尔玛

5、满 容 麻尔雍

二、根据《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及《雄关漫道》左齐同志回忆所述二方面军途经壤塘地名：

原述地名： 今用地名：

1、唐牙沟 塘摇沟

2、西青寺 西穷寺

3、鱼头寺 鱼托寺

4、绒 玉 茸 朗（大地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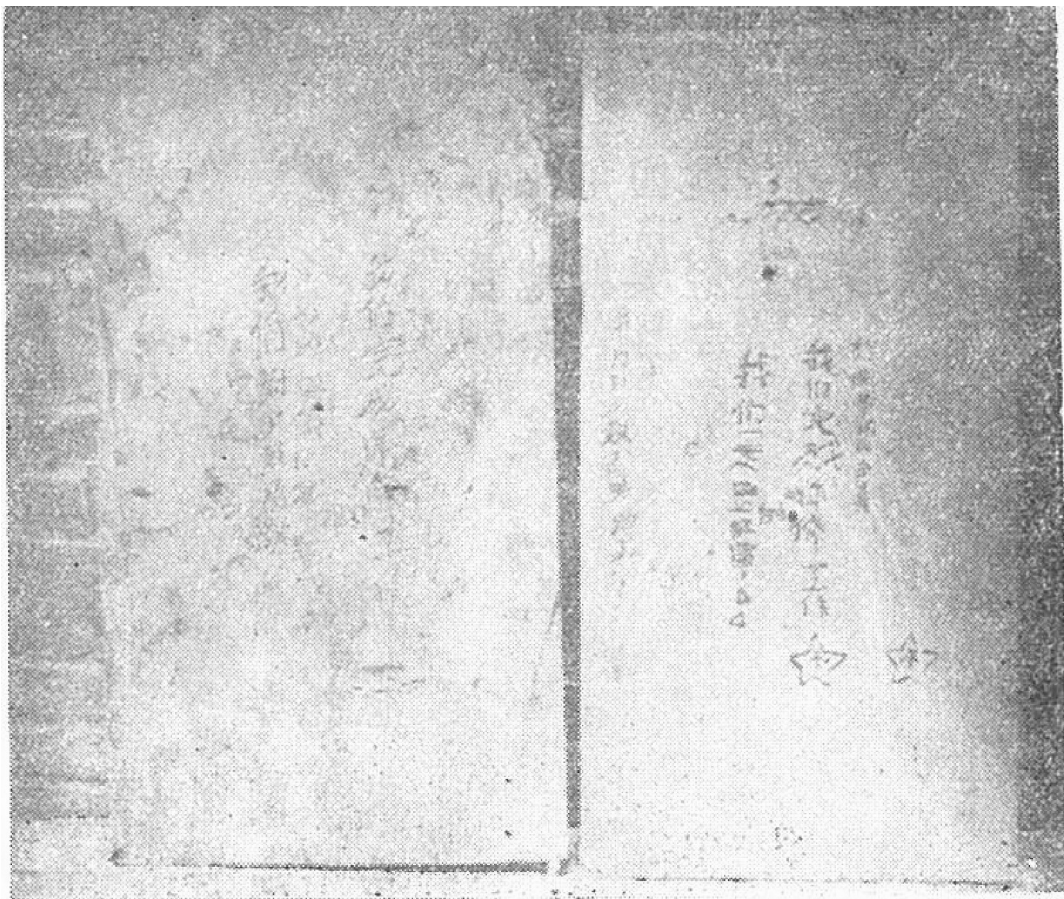
5、玉 楼 玉 偶（沟、梁名称）

附件之三：

编写《红军长征过壤塘》的资料来源

在编写《红军长征过壤塘》这份史料时，我们主要参考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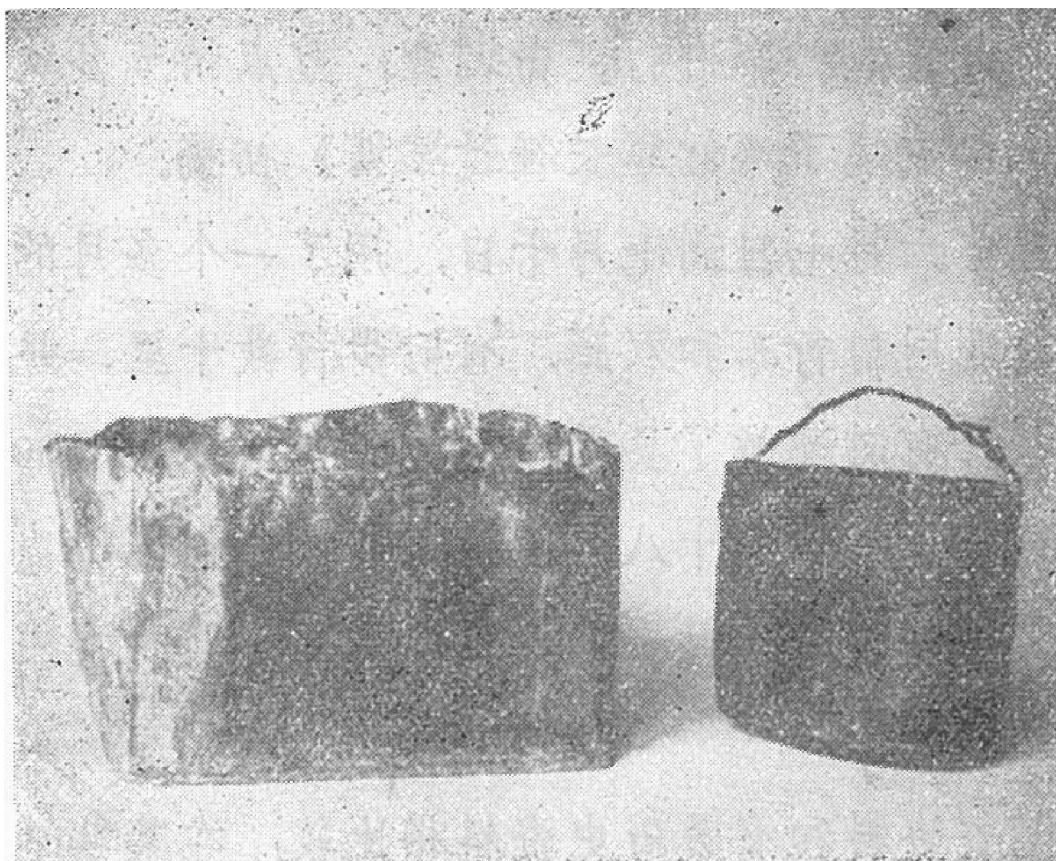
一是情况调查材料。由于我县对编写红军长征史这一工作抓得比较晚，加之经验缺乏，准备不充分，只好采取在较短时间内，突击调查的办法进行。一方面动员各区、公社派出专人协助调查该区、该公社的情况；另一方面县征办派出专人分组深入实地进行调查了解，对所得情况，经分析、核对、整理后，作为编写的依据之一。



⑤在嘎多公社直神庙的木板墙上发现的红军写的标语和政治口号

二是专访调查材料。主要是留下的老红军、留下红军的家属、以及曾为红军作过向导的人和县民政局供给的材料。

三是文史资料和回忆录。主要有伍云甫同志的《长征日记选》；左齐同志的回忆录《雄关漫道》（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二辑）；《红军长征在四川的战斗历程》（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于吉楠同志编著的《张国焘和 [我的回忆]》（一九八二年川人版）；袁光编写的《风烟滚滚的岁月》（一九八二年战士出版社出版）；谢良写的《铁流后卫》；成仿吾的《长征回忆录》；黄良成的《忆长征》等。同时，还参考了壤塘县地名普查办公室经普查修改后的地图和《地名普查资料》。



⑥在吾依公社章腊沟收集到的红军饭盒和红军当年用过的水桶

编 后 语

红军长征过壤塘的情况，是民主革命时期在我县活动的重要资料。征集资料工作意义深重，任务艰巨，壤塘县委和有关部门非常重视。但我们的工作抓得较晚，在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一九八三年五月成立了壤塘县党史征集领导小组。六月县委组织了六位同志分赴各公社，对重点村寨进行突击调查，重点情节多次进行调查印证。七月二十日完成了《红军长征过壤塘》初稿。

从一九八三年六月七日到七月十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深入调查。调查人员利用自行车和双腿，有时步行数十里，足迹遍及三个区，九个公社，有时还越了县界。召开了知情老人（60至92岁）座谈会，个别访问了一百七十八名知情人员。为保证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对重点问题的复核，对少数人员的访问，至少在四次以上，最多的达六、七次。

我们通过调查资料和有关历史资料相比较：在某些地名上，由于音译的关系有点差异，我们一一作了说明。

在调查和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上级和本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石里、宗科公社党委，以及留下红军、知情老人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极其宝贵的史料，在此，表示感谢。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一项新的、较复杂而又严肃的工作。由于我们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形成的调查材料十分粗糙，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故请批评指正，以便调查修改。此资料仅供研究党史资料的单位和有关同志参考。

参加这次调查工作的有：寇仁仪、余夫、何子达、李生根、张涛、夺尔单六同志。

由寇仁仪、余夫二同志执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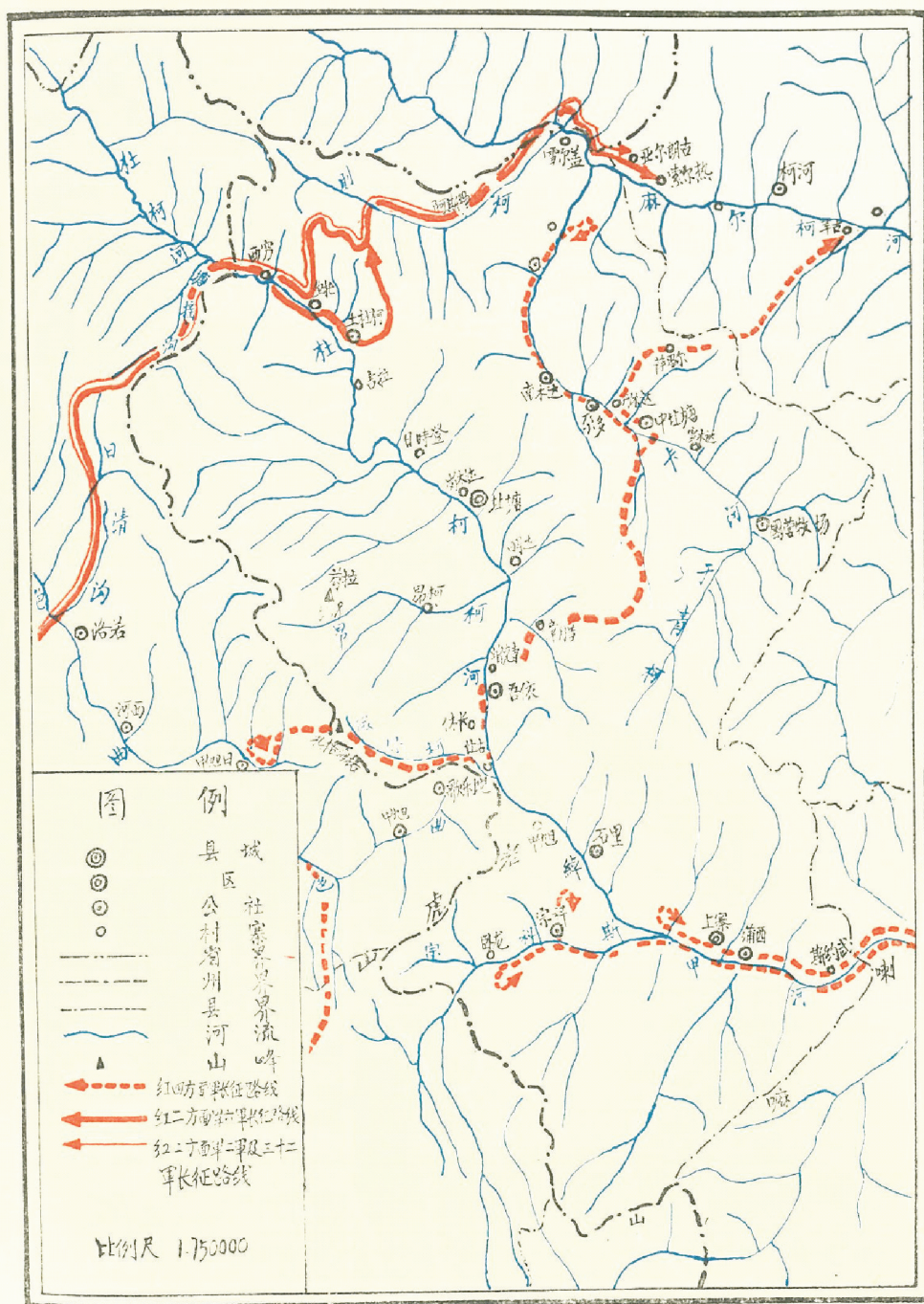
中共壤塘县委 办公室
党史资料征集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红军长征过壤塘路线图

(四方面军：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十五日)

(二方面军六军：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七月十七日)

(附图一)



围柯沟战斗示意图

(一九三六年五一六月)

(附图二)

